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续二）

道布　照那斯图

五　忽必烈汗龙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

这件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护持文书，篇幅较长，共49行，比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于公元1261年颁给少林长老的圣旨还多10行。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所刻三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以这道圣旨的书法最好，不但书写流畅，运笔娴熟，笔势饱满，而且笔误最少。与上面介绍过的圣旨相比，在这道圣旨中有几个词的拼写法有些不同，从研究蒙古文字史的角度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这件护持文书的签署时间为“龙儿年正月二十五日”。上文提到，忽必烈汗是公元1260年即位的。他于公元1269年2月下诏以八思巴“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见《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及卷六·本纪第六·世祖三），并且下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由此可知，这件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护持文书所署的“龙儿年”既不可能早于公元1260年，也不应晚于公元1269年。在此期间，“龙儿年”只有一个，即公元1268年。

拉丁字转写

这道圣旨的蒙古文原文使用了标点，形状像汉文的“顿号”，下面转写时用“逗号”代替。

第1行：mongke tngri-yin küčündür,
第2行：yeke suu jali-yin ibegendür,
第3行：qayan jrly manu,
第4行：balayadun sildegedün daruyas
第5行：-da noyad-da yorčiqun
第6行：yabuqun ilčin-e
第7行：čerigüdün noyad-da čerig aran-a doyid
第8行：-da irgen-e duyulyaqui
第9行：jrly
第10行：činggis qan-u① ba qayan② -u ba jrly-dur doyid
第11行：erkegüd singsingüd③ dašmad sui tamya-dača busi
第12行：aliba alba qubčiri ülü üjen tngri-yi jalbariju,
第13行：bidan-a irüger ögün atuyai kemegdegsed④ ajuyui
第14行：edüge ber bögesü, uridan-u,
第15行：jrly-un yosuyar, ene⑤ suui janglau-i⑥ qanambuu⑦ -da

第16行：ele qariyatan olan doyid-da tiling bolju
第17行：šagimuni-yin mör-iyer tngri-yi jalbariju,
第18行：bidan-a irüger ögün atuyai kemen ene suui
第19行：janglau tiling-e bariju yabuyai
第20行：jrly ögbei, edenü⑧ sümes-dür geyid-dür anu ilčin
第21行：buu bayutuyai, ked ked⑨ ber bolju küčüdejü buu
第22行：sayutuyai, q-anu⑩ sang amu buu čidqutuyai, yayu
第23行：ke buu talbituyai, sümes-dür aran buu jaryulatuyai
第24行：ulay-a sigüsü buu barituyai, sui tamya dača
第25行：busud sümes-dür qariyatan yajar-usun qulud⑪ bay
第26行：tegirmed geidinküü qalayun usun dem⑫ kebid-deče
第27行：dabus-un sirge könörge-deče aliba alba qubčiri
第28行：buu ögtügei, yayu ke anu buliju⑬ tataju buu abtuyai⑭
第29行：basa doyid-da ali ber üiles⑮ anu bögesü,
第30行：bayisba baysi-yin ügeber nom-un yosuyar suui
第31行：janglau tiling jugiger⑯ qayalju ögtügei, ta ber olan
第32行：doyid suui janglau tiling-ün ügeber nom-un,
第33行：yosun busi ülü bolyan jugiger yabudqun, basa
第34行：egil⑰ aran doyid-i buu jaryulatuyai, doyid
第35行：-un egil aran-luy-a ügüleldükün üges anu
第36行：bögesü tüsigdegsed doyid-un ötögüs⑱ balayad
第37行：-un noyad-luy-a qamtu jaryulaju qayaltuyai⑲,
第38行：doyid-un yosuyar ülü yabuqun mayui üiles
第39行：üiledkün⑳ qudal qulayai kikün doyid-i balayad
第40行：-un daruyas-da noyad-da taqayulju ögtügei,
第41行：basa suui janglau tiling tüsigdebe ele
第42行：kemejü, yosu ügegün üiles buu üiledtügei
第43行：üiledbesü, bayisba baysi-da jiyatuyai, ani
第44行：bayilduyulju㉑ ker ber eregüü-legür-ün㉒ bayisba
第45行：baysi medetügei,
第46行：jrlg manu luu jil qabur-un terigün sara
第47行：-yin qorin tabun-a köke ayula-da
第48行：büküi-dür
第49行：bičibei㉓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共33行。最后两行文字之间留了一行空白。书写格式有“单抬”、“双抬”之分。下面转录时省去了“抬头”，一律顶格书写。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加了标点符号。

第1行：长生天底气力里，
第2行：大福荫护助里，
第3行：皇帝圣旨。城子里、村子里达鲁花赤每根底、官人每根底、过往
第4行：使臣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和尚每根底、民户
第5行：每根底宣谕底
第6行：圣旨。
第7行：成吉思皇帝、
第8行：合罕㉔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除地税、商税外
第9行：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告
第10行：天，俺每根底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先前
第11行：圣旨体例里，这肃长老但属河南府路底众多和尚每根底做
第12行：提领，依着
第13行：释迦牟尼佛道子里告
第14行：天，俺每根底与寺㉕祝寿么道，这肃长老提领底㉖把着行踏底
第15行：圣旨与来。这底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
第16行：倚气力休住坐者。仓粮休顿放者。不拣什么休放者。寺院
第17行：里休断公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外但属寺
第18行：院底田地、水土、竹苇、园林、碾磨、解典库、浴房、店、铺席每根
第19行：底㉗，盐、醋、麹酵每根底㉘，拣那什么差发、课程休与者。拣那什
第20行：么休刁夺扯拽要者。又，和尚每不拣有是何公事呵，
第21行：拔合思巴八合失底言语里，经底体例里，肃长老提领依理
第22行：归断者。你每众多和尚每，这肃长老提领底言语里，经底
第23行：体例里休别了，依理行踏者。又，俗人和尚每根底休归断
第24行：者。和尚共俗人一处折证底言语有呵，委付来底和尚每
第25行：底头儿、城子里底官人每一处同共理问归断者。和尚体
第26行：例里不行底歹公事做底，说谎做贼底和尚每，城子达鲁
第27行：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又，这肃长老提领特委付来
第28行：么道，没体例底公事休行者。行呵，
第29行：拔合思把㉙八合失根底说者。怎生问当道不是，
第30行：拔合思把八合失识者。
第31行：圣旨俺每底。
第32行：（空白）
第33行：龙儿年正月二十五日青山儿里有的时分写来。

现代汉语译文

靠长生天的力量，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向各城和各村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使臣们、军官们、士兵们、和尚们、民户们宣谕的圣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在圣旨里说过：和尚们、基督教教士们、道士们、伊斯兰教教士们，除地税、商税外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祷告上天，保佑我们。如今依照先前圣旨的例规，让这肃长老做河南府属下众多和

尚的提领，依照释迦牟尼的佛法祷告上天，保佑我们，特颁发由这肃长老持有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不得住宿，任何人不得强行居住。不得储存官粮。不得存放什物。不得在寺院中审理案件。不得索取乘用的马匹和食品。除地税、商税外，凡是属于寺院的土地、水源、竹苇、园林、碾磨、解典库、澡塘、旅店、铺面以及盐场、酿造作坊，都不出任何差役和赋税。不得抢夺任何东西。又，如果和尚当中有什么纠纷，要根据八思巴大师的话和经典的例规，由肃长老提领按规矩决断。你们这些和尚不要违背肃长老提领的话和经典的例规，要守规矩。又，俗人不得审问和尚们。如果和尚们跟俗人有争执，由受到委派的和尚头儿们、城里的官员们共同审理、决断。把不守僧家规矩，有劣迹，说谎，行窃的和尚们交给城里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处置。又，这肃长老不得以为已经委派为提领了，就可以做非法的事。如果做了，就上报八思巴大师。让他对质，八思巴大师知道应该怎样治罪。圣旨。龙儿年春季第一月二十五日写于青山。

注　释

①碑文上，把领格后缀-u与词干qan的最后一笔连在一起写了，可以读成qanu。

②这里把领格后缀-u与词干qaγan连在一起了。但是，qaγan的最后一个辅音字母-n笔划往下拖得较长，笔锋向左方收束，与-u连在一起，好像一个“短牙”，其实只是-n的收势，不是“短牙”。

③这个词含有表示复数的后缀-üd。复数后缀的最后一个辅音-d，通常采用“立式”写法，这里采用了“卧式”写法。就在这一行里，它前面的erkegüd和它后面的dašmad，所含复数后缀的-d，也都是“立式”写法。

④这个动词的兼役形后缀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引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道圣旨，所以“引语动词”也相应地用了复数形式。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忽必烈汗牛儿年（公元1277年或1289年）圣旨（1）中也有类似的用法（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1991年）。

⑤这个词应该读ene。词首的e-是用“字冠”加“短牙”表示的。但是，“短牙”写得长了一些，而且笔势呈往上提写的样子，看起来像i-。

⑥suui在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与“肃”字对应。在《蒙古字韵》中“肃”字在鱼韵，八思巴字拼作seu（见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出版，1987年）。《中原音韵》未收“肃”字，但与“肃”字同声同韵的“宿、粟”二字，据杨耐思的意见应该读siu。不过“这iu类的u元音可能比较靠前”（见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文献中，eu一般转写为ü。

“肃长老”俗姓孙，法名净肃，号足庵，保定路永平县人。他继承福裕衣钵，为少林寺长老，任河南府僧尼都提领9年。后主泰安灵岩寺。事迹见《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比丘明复编，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净肃”条及《肃公禅师道行之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一）第四十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河南郑州，1990年）。

suui janglau后面的宾格后缀在碑文上写为-i，按正字法应该写为-yi。

⑦这个词是汉语“河南府”的音译，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作“河南府路”。《元史》卷五十九·志第十一·地理二“河南府路”条指出“元初为河南府，府治即周之王城”。可见，“河南府“与”河南府路”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说法。碑文上，把应该写在字

母m右方的“辫子”安到a字母的右方了。

⑧这里把词干 eden 和领格后缀 -ü 连在一起写了，而且在辅音字母 n 的左方加了一个“点”，区别于元音字母 e。

⑨ked 这个词的辅音字母 d，通常写成“立式”，在这里采用了“卧式”。

⑩q-anu这个带领格后缀的词在这里写得有点特殊。词首的辅音字母q-采用了单写的形式。把本来应该与q-连写在一起的-an与 q 分开之后，与领格后缀-u拼在一起，写成 anu，另作一截。这种写法是罕见的。一般的写法是qan-u。

⑪这是qulusun“竹苇”这个词的复数形式。

⑫碑文上写成dim了，应为 dem。

⑬这个词在这道圣旨的原有汉语白话译文中译作“刁夺”。《蒙古秘史》第76节，buli-ju 的旁译是“夺着”。

⑭这个词的词首字母a-，碑文上误写成圆唇元音字母o-／u-了，“字肚”应该是“短牙”。

⑮在这道圣旨中把出现在名词üiles和动词üiled-里的复元音üi-都写成 ü-了。

⑯在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这个词 写作 jugiyer。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写作 jukiyer。在《蒙古秘史》中也是写作 jukiyer（见该书第223节）。但是在这道圣旨中写作 jugiger，把-y-写成-g-了。

⑰碑文上，这个词写成igül，我们认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egil。

⑱碑文上，这个词写成 ötegüs，我们认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ötögüs。

⑲把应该加在辅音字母l右方的往上翘的“辫子”，提到辅音字母y的右方了。

⑳这个词的开头应该写复元音üi-，但是在碑文上只写了一个ü-，没有写-i-。

㉑bayilduyulju一词在《蒙古秘史》中旁译“对战”（见该书第129节）或“对阵”（见该书第143节）。我们认为在这里可以做“对质”解，即“让诉讼关系人当面对证”的意思。

㉒碑文上，eregüü legür un是分作三截写的。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三截连在一起，读作 eregüülegür-ün。在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说到少林长老等五个和尚头儿不得做非法的事，如果（有人）做，就上报给忽必烈汗，然后紧接一句警告性的话：“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其句型是：ker ber [动词词干] -r-ün（主语）（祈使式动词）。在这道龙儿年的圣旨中，与此相当的警告性的话是：ker ber [eregüülegü] -r-ün (bayisba baysi) (medetügei)，句型相同。这里的 eregüülegür-ün 与前一道圣旨的kemer-ün地位相当。eregüüle-在《蒙古秘史》中旁译“罪”（见该书第224节，ere'-üleju罪着”）。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治罪”。-r-ün是动词的一种连接形后缀（尼古拉斯·波普称之为“预备副动词后缀”，见所著《蒙古书面语语法》第98页 Converbum Praeparativum,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74）。词干 eregüüle-与后缀-r-ün之间出现的-gü-，我们认为是衍文。在这道圣旨里，这个词的前边还有ker ber 两个词。它们联成一句，意思是“要怎样治罪呵”。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与这句话相当的是“怎生问当道不是”。“怎生问”用现代汉语说就是“怎样追究”，“当道不是”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认为是过失”，合起来意思是“怎样追究过失”。大意与“要怎样治罪呵”是一样的。

㉓这个动词的过去时后缀-bei，其中元音字母 -e- 被抻得很长，看来是为了书法上美观才这么写的。这样bičibei一词的长度就与bükü-dür相称了。

㉔“合罕”指窝阔台。蔡美彪在《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5页脚注 1 中，照那斯图在《汇集》的引言中都对此有所说明。

㉕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俺每根底与寺祝寿么道”一句的“与寺”二字是衍文。在蒙文圣旨中没有与“与寺”相当的词语。

㉖“底”字之前脱漏了一个“根”字。对照蒙古文圣旨，此处为“与格”后缀-e。按惯例，在汉语白话译文中，应该把“与格”后缀译为“根底”。

㉗这一行开头的“底”字应该紧接在上一行末尾的“根”字后面，读成“根底”。这个“根底”与蒙古文圣旨第26行的 -deče 对当。在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中，把 -deče 译为“等内”。

㉘这里的“根底”，在上述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也是与 -deče 对当。但是在汉语白话译文中没有翻译出来。

㉙在这一行和下一行里，都把“八思巴”写成“拔合思把”。但是在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第21行里写“拔合思巴”，“巴”字不带“提手旁”。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六　爱育黎拔力八达八思巴字圣旨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普颜笃，这是他于鼠儿年（壬子，公元1312年）三月十三日赐予少林寺等五座禅寺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是他颁发的早期护敕之一。两年以后，即公元1314年，把这道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与先帝蒙哥汗和忽必烈汗赐予少林寺的三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合刻于一石。立石者的动机大概是为了宣扬蒙元皇帝的宗教政策，并且以皇帝的权威维护自己已被确认的地位、权力和利益。

这道圣旨共32行。附有汉语白话译文。此碑在八思巴字母的刻写方面存在不少笔误，我们在下面的注释中加以说明。

拉丁字转写

第 1 行：moŋk‘a dėŋri-yin k‘uč‘un-dur
第 2 行：yėke① su jali-yin ·ihe·en-dur
第 3 行：ga·an jarliG manu
第 4 行：č‘eri·ud-un noyad-da
第 5 行：č‘erig haran-a palaGa-
第 6 行：d-un② darugas-da noyad
第 7 行：-da yorč‘iGun yabuGun ėlč‘in-e du·ulGaguė
第 8 行：jarliG
第 9 行：jiŋgis Gan-u ba ’ök‘ödeė ga·an-u ba
第10行：seč‘en ga·an-u ba ’öljeėt‘u ga·an-u ba
第11行：k‘ülug ga·an-u ba jarliG-dur doyid ėrk‘e·ud sėnš¡hi-
第12行：ŋud ’ali ba ’alba Gubč‘iri③ ’ülu ’üjen dėŋri-yi jal-
第13行：bariju hiru·ėr ’ögun ’at‘uGayi ge·ek‘degsed ’a-
第14行：ju·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第15行：jarliG-un yosu·ar ’ali ba ’alba Gubč‘iri ’ülu ’üjen

第16行：dè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ɢayi ge•en
第17行：ɣo nam ɦuu④-da buk‘un zèuŋ šɪan dzu tiŋ šɪew lim šɪen zhi k‘uŋ
第18行：ziaŋ⑤ zhi baw •iŋ zhi t‘eŋ k‘iŋ zhi k‘i⑥ mo zhi sümes-
第19行：-dur ’aɢun dǰaŋ⑦ law⑧ ti dem gèm⑨ zhi t‘eri•ut‘en doyid-
第20行：-da bariǰu yabuɢayi
第21行：ǰarliɢ ’ögbeè èden-u sümes-dur geyid-dur ’anu
第22行：èlč‘in bu ba•ut‘uɢayi ula•a ši•usu bu barit‘uɢayi
第23行：ts‘aŋ t‘amɢa bu ’ögt‘ugeè sümes-de èle ɢariyat‘an ɢaǰar
第24行：usun baɢ (ɢulud)⑩ t‘egirmed dem k‘ebid ɢalaɢun usun gèj⑪ den
第25行：k‘u ya•ud k‘ed-i ’anu k‘ed k‘ed ber bolǰu buliǰu t‘at‘a-
第26行：ǰu bu ’abt‘uɢayi k‘uč‘u bu k‘urget‘ugeè ède basa doyid
第27行：ǰarliɢt‘an ge•eǰu yosu ’üge•uè ’üèles bu ’üè-
第28行：ledt‘ugeè ’üèledu•esu ’ülu•u ’ayuɢun mud
第29行：ǰarliɢ manu ɢuluɢana ǰil ɢabur-un heč‘us zara-yin har-
第30行：ban ɢurban-a
第31行：taj du-da buguè-
第32行：-dur bič‘ibeè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共29行。最后两行文字之间留了一行空白。书写格式有“单抬”、“双抬”之分。下面转录时省去了“抬头”，一律顶格书写。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加了标点符号。

第1行：长生天气力里，
第2行：大福荫护助里，
第3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
第4行：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
第5行：每根底宣谕的
第6行：圣旨。
第7行：成吉思皇帝、
第8行：月阔台皇帝、
第9行：薛禅皇帝、
第10行：完者笃皇帝、
第11行：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
第12行：不拣什么差发休着，告
第13行：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
第14行：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休着，告
第15行：天祝寿者么道，河南府路⑫里有的嵩山祖
第16行：庭大少林禅寺、空相禅寺、宝应禅寺、
第17行：天庆禅寺、维摩禅寺这寺院里住持、

第18行：长老、提点、监寺为头目和尚每根底
第19行：执把行的
第20行：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
第21行：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
第22行：税休与者。但属寺家的田地、水土、园
第23行：林、竹苇、碾磨、店、铺席、浴堂、解典库不
第24行：拣什么他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
第25行：要者。更这和尚每道有
第26行：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
第27行：每不怕那什么？
第28行：圣旨俺的。
（空白）
第29行：鼠儿年三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现代汉语译文

靠长生天的力量，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向军官们、士兵们、各城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使臣们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说过：和尚们、基督教教士们、道士们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祷告上天保佑。如今依照先前圣旨的例规，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祷告上天保佑，特颁发由河南府路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空相禅寺、宝应禅寺、天庆禅寺、维摩禅寺等寺院长老、提点、监寺为首和尚们持有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不得住宿。不得索取乘用的马匹和食品。不得征收地税和商税。凡是属于寺院的土地、水源、园林、竹苇、旅店、铺面、澡塘、当铺等，任何人不得抢占和夺取。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难道不怕吗？圣旨。鼠儿年春季末月十三日写于大都。

注　释

①把yèke的八思巴字母（e）误作（d）这大概是由于这两个字母形体很相似，容易相混所致。这类笔误在此碑中随处可见。因为和分别是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它们的出现环境不同，容易识别。所以，我们对后面出现的这一笔误不再一一交代。

②这一词的词首字母p为b之误。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这一词的出现不计其数，其首字母总以b的形式出现。这个词正确的语音形式是balaɢad-un。

③gubč‘iri的字母（č‘）中间的竖笔没有拖展到底部。

④在汉语白话译文中，“河南府”后还有一个lu（路）字，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的石刻有遗漏，应为“河南府（路）”。

⑤在汉语白话译文中，“空相寺”还有下面的“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的“寺”前均有“禅”字，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石刻中都没有这个字，似属遗漏，应分别为“空相（禅）寺、宝应（禅）寺、天庆（禅）寺、维摩（禅）寺”。在少林寺的称呼方面，原文和译文一致，都作“少林禅寺”。这也可以作为上述分析的一个理由。但在“少林禅寺”前译文还有一个“大”字，原文则没有。

⑥k'i为jụ之误。这个字译音汉字是“维”，见《蒙古字韵校本》第63页末行。

⑦相应汉字是“长”，“长”的韵尾应是（ŋ），但在其右侧下部多加一个竖笔上下连接而误为另一个字母（tš）了。

⑧译音汉字“老”的声母字母是（l），但石刻中在其右上角多加一个横笔而使它走样，不成字了。

⑨gėm为gịam（监）之误，见《蒙古字韵校本》第126页4行。

⑩据原有白话汉语译文，这里应有gulud“竹苇”一词。这个形式常见于其它八思巴字文献。

⑪gėj为gịaj（解）之误，见《蒙古字韵校本》第78页4行。

⑫河南府路：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其十二路之一，下设录事司，领洛阳、宜阳、永宁、登封、巩、孟津、新安、偃师八县和一州（陕州，包括陕县、灵宝县、阌乡县、渑池县）。（见《元史·地理二》，中华书局版，第一四〇三——一四〇四页）。

少林寺在登封县境内。

空相寺在河南府路陕县境内。据《河南通志》记载：“空相寺在州城（陕县）东一百里七里社熊耳山即初祖达摩葬处。”（见清孙灏、顾栋高等编撰的《河南通志》卷五十·寺观，载《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宝应寺：在河南洛阳龙门，后魏龙门八寺之一（详见清嘉庆《洛阳县志》卷二十二）。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谈及元代白云宗时提到宝应寺在洛阳：“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一〇四三——一一二一年）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见该书下册第342页）。现不存。洛阳当时属河南府路。又据明正德刻本《河南汝州志》和上述《河南通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现临汝县境内也有一座宝应寺，建于唐开元年间。临汝当时属南阳府。我们认为圣旨中提到的宝应寺，很可能是洛阳的那一座。

天庆寺：地址不详。

维摩寺：据《裕州志》记载，“维摩寺在州（裕州，今方城县）西北五十里虎头崖。”（见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82）但不知该寺建于何时。裕州不在河南府路范围之内，圣旨提到的维摩寺是否就是裕州的这座，还有待进一步考订。

（全文完）

（上接第10页）

Kamus Dwibahasa, Joyce M.Hawkins, Oxford University, 1981.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Language Spoken by Motu Tribe (New Guinea), Rew. W.G.Lawes, F.R.G.S. 1888.

The Revised Dictionary of Modern Maori, P.M.Ryan, 1985.

A New Fijian Dictionary, A.Capell, 1984.

Introduction to the Hawaiian Language, Jodel, Pukui, Stokes.

Tongan Dictionary, C.Maxwell Churchward, 1959.

Dictionnaire Moderne Tahiten-Français, Par Mai-Arii Cadousteau et Jacques Anisson du perron, 1973.

Compendium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George L.Campbell, 1991.

汉语和藏缅语住所词的同源关系*

宋 金 兰

[提要] 本文运用词族比较法对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进行整体比较。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都源于洞穴词和土地词。这些住所词可以归纳成若干个词族系统。文章对这些住所词的音变模式和语音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先建立词族后进行同源比较是汉藏系语言同源词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法。

住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住所词产生较早，也是稳定性较强的一类词。白保罗指出汉语的“宫、窗”分别与藏缅语的“房屋、窗”是同源词（白保罗，1984）。俞敏先生指出汉语的“乡、庐”分别和藏语的“村寨·院”同源（俞敏，1989）。笔者在此基础上把藏缅语诸语言中的住所词作为一个整体来同汉语的住所词词族进行比较，揭示其内部的同族关系和外部的同源关系。

一

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几乎都与洞穴词和土地词有密切的语音关系。这种现象暗示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可能来源于洞穴词和土地词。古代文献及现代考古学资料可用来支持上述推论。《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初民的“穴居”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洞居”，他们的住所不是天然的洞穴，而是人工挖掘营造的地下或半地下住宅。《诗·大雅·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毛传：“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说的便是这种“穴居”。考古资料表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汉族和藏缅民族的先民们从史前期直至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曾普遍采用过“穴居”的生活方式。汉藏民族共同拥有的“穴居”文化及住所词和洞穴词、土地词的语音相似性，可以帮助我们确认住所词和洞穴词、土地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但是，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是否确实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则要拿出语言学方面的有力证据，证明它们是由共同的词根演变来的。为此，首先需要构拟出作为汉语和藏缅语住所词词根的洞穴词和土地词在共同汉藏语中的原始形式。①

白保罗把共同汉藏语中的“洞、孔”拟为 *dwaŋ、*kor、*kwar（白保罗，1984. 341，344，345）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某些藏缅语中的洞穴词是复辅音声母，如怒语的 khɹɔ^{35}洞，

* 此文内容曾在1993年3月民族语文杂志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会后承蒙戴庆厦、黄布凡先生悉心指正，深表谢意。

① 本文构拟的原始形式及对有关词语的音变阐释参考了前辈学者及时贤的研究成果。

MINZU YUWEN

A Bimonthly

№ 1

February 1994

On Basic Elements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Korean ……Wu Anqi (1)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Nüzhen and Manchu Languages……Jin Qizong and Wulaxichun (11)

From Languages of the Almanac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蒙古秘史》) to See Dongxiang Language……Yu Zhihong (17)

Semantical Analysis of Names of Five Sorts of Cattle in Mongolian Language……Sechenchogt (23)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an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Both in Uighur Mongolian Script and h'pags-pa Script Unearthed at Shaolin Temple of Dengfen County, Henan Province (Ⅲ) ……Dob and Junast (32)

Affinity of Lodging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ese Languages……Song Jinlan (41)

A Study of Affiliation of Namuyi Language ……Lamaziwu (50)

The Time Limits of Chinese Lornwords in Xixa Language ……Nie Hongyin (61)

The Period of /sh/、/ʂh/ Emerging in Miao Language of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Li Bingze (68)

New Sound Changes in Miao Language of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Yan Bao (73)

On Ton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Continued) ……Qu Aitang (75)

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Study and Education of Languages and Writ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Yunna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Gai Xingzhi (79)

民族语文

(双月刊)
主　编　照那斯图
责任编辑　吴安其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总第八十五期)

编辑者　《民族语文》编辑部
(北京市〔100081〕民族研究所)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印刷者　民　族　印　刷　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邮电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1994年2月5日出版

国内代号：2—525
国外代号：BM 132

ISSN 0257—5779
CN 11—1216/H

定价：1.20 元